

集部

方洲集卷三十

明 張寧 撰

讀史録

昭帝

始元元年

燕王旦謀反赦弗治

春秋人臣無將故有誅意之法淮南厲王初以驕蹇

不奉漢法史猶謂文帝不及時裁制以成其敗燕王旦蓄謀過望已非一日及是反具已成黨與皆死其意非特將而已乃赦而弗治失法已甚又不能為之防範節制任其怙玩無所忌憚遂使上官桀等得以藉旦為外權旦亦樹桀等為內黨交通搆煽至於七年之久而後發豈非昭帝狃於私恩霍光等不諳大義而實有以養成其惡歟

二年

三月遣使賑貸貧民種食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

租

武帝徵斂百端誅求無算終世未嘗見其有餘昭帝

即位未幾惠賚數舉其後未嘗見其不足以此見天

下之豐約安危未有不係於君心轉移之間也

四年

立婕妤上官氏為皇后

此上官桀謀反之階霍光滅族之轍也

六年

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

按張騫使西域為匈奴遮留持漢節不失行時百餘人去十三年唯二人得還大略與蘇武相類然朝廷之所著列華夷之所敬憚古今之所稱仰騫實不得與蘇武竝馬蓋武之出使本以王命懷遠其名正其言順事雖不幸顧其忠義之發又適當所往之國匈奴威之不能懼愛之不能喜說之不能使其聽處已

不以死生動心事君不以存亡改節敬事不以近久老壯易慮觀其折衛律對李陵服武帝之喪從容處義庶幾盡己俟命之士至今使人感嘆而不能已可謂忠義之至豈特慷慨殺身者哉若騫之事不過開邊務遠為之遮留於中道又復低回逋遁如婦人女子之態使其事成不足以光時不成適足以辱國其功遠在常惠馬宏之下安得擬武哉故君子之事君也任正為上服勤次之以死抵利斯為下矣

元鳳三年

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友將兵擊之

王者之兵有罪致討無罪即止況夷狄不治者哉今烏桓數犯塞則有罪之人也匈奴希寇盜則無罪之人也武帝時閩越相攻田蚡汲黯皆以為不煩辱使往救此意適與充國合光不能用乃出擊匈奴是欲殺無罪以快有罪若為烏桓報怨者且曰兵不空出若使匈奴不引去烏桓又無罪明友惡空出之名則

將何施哉是舉也不必慮勝量敵直以擊反者爲事則烏桓坐弊而漢之正兵自可立威於匈奴矣

四年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高帝之擒韓信景帝之殺鼂錯武帝馬邑之謀皆此舉類也

元平元年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秋七月迎

武帝曾孫入即位

霍光立宣與周勃迎文事狀相似而體要不同諸吕擅政其患動以天下故孝文之入必帝之誅皆出於衆人以天下之患合衆人之情勃雖會其成功而廢立之權誠未嘗專任昭帝無嗣其事係於朝廷故昌邑之誅曾孫之詔光皆任為己事以一人之身制兩主之命雖確然忠義而立廢之權光固不能却避矣春秋之法繼世易代雖嫡正必有所承命況立庶名

外乎故使勃得昌邑則變不可言何也無所承命也使光得孝文則成功有餘無可復議何也有所承命也然則光勃之舉互有難易得失勃適幸而光不幸焉耳若光當首事之時即能博詢臣民謀及卜筮求丙吉之奏記質眭弘之驗占迎孝宣而立之則神器永奠天位一成蚤有定策之勳中無易主之咎雖伊周不過矣何一勃之足較哉惟其不能知難慎始以至廢置太輕威望過分知者雖諒其心不知者尚疑

其迹此所以有芒刺之警也況又不能固於自退以致威福浸滛恩怨交迭積疑蓄憤自取滅宗豈不良哉史稱光不學無術黯於大理以及顛覆是固然矣然周勃亦重厚少文其初不過鄙僕庸夫耳未嘗明理而卒保世嗣豈非因其所遇亦有幸不幸哉是故論光之功莫難於廢昌邑論光之失莫重於立昌邑光非同姓之親又鮮阿衡之德如此而禍敗不及其身光亦未為不幸也

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有天下之大義有天下之正禮霍光以臣易君不合於義則謂之篡延年居下劾上不合於禮則謂之訕光惟義之大而不顧己之安危延年惟禮之正而不計言之可否事未定不可無霍光之謀事既定不可無延年之劾其功蓋相須也

宣帝

本始二年

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初詔下夏侯勝獨以武帝多殺士衆竭民財力無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詔書不可用

夏侯勝之語實天下公論帝後嘗謂勝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則帝亦既審之矣但當時對君父之際議論頗傷於急迫有妨定哀微詞之義其後有司請尊悼考為皇考立寢廟於禮尤為不經勝時已遷太

子太傅竟無一言諫正信哉以前事為警一語一默

君子皆不能無惜

三年

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弑皇后許氏人有上書告諸醫

侍疾無狀者收繫顯具語光以淳于衍毒殺事奏上光

署衍勿論顯因勸光納其女入宮

按昌邑王時田延年有定策元功及小有罪光不肯

遽釋必欲使往就獄而公議之今顯令女醫毒殺母

后此何所為事光直署令勿論前後予奪操縱何其小大不相當也春秋有誅意之法有黨惡之罪有成亂之責光初不欲封許廣國則造意矣蒙庇淳于衍則黨惡矣納女入宫則成亂矣雖為人爾猶當坐也況其妻女乎先儒論光不發覺則是與聞其事光之罪豈止於與聞而已哉

四年

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

是時四十九郡同日地震山崩水出北海琅琊壊祖宗廟其為霍氏專權毒弑許后謀殺太子之罪明矣時魏相丙吉韋賢蕭望之之徒咸在帝又詔令博問經學之士無一人敢以為言豈皆智識不逮耶刼於霍氏專制之威懲於夏侯勝直言之戒是以結舌而不敢發耳向使霍光未死帝不親政則封事終不得自達帝何由審決而預為備然則人君之斥逐諫官適所以助權臣之横威也可不慮哉

元康二年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魏相諫相好觀漢故事嘗條漢興以來事及名臣奏請施行敕掾使按事及休告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災變相輒奏言之

魏相能以前人之善為善以天下之憂為憂此宰相之要道也然其意獨所在亦欲宣帝率循舊章所以防其變弛之漸周察民隱所以慮其逸欲之萌為上

為德為下為民真可以為萬世君相之法後之大臣有蔽賢嫉善自多其材而以治蹟驕人惡聞民之怨咨憂患者其視相之怠己事君豈不大可愧哉

黄龍元年

冬十二月帝崩

宣帝元康以前政尚寛平信用直諫禮任賢俊篤於治理故黄霸以持法和平遷擢魏相以封事給事中夏矦勝雖死罪復見委任又嘗省京師屯兵罷郡國

宮館假貸貧民凡所施行率多類此元康以後祥瑞薦臻四夷款附志意既侈刑法漸嚴蓋寬饒楊惲以疑似致死宋疇王吉以論諫貶歸趙廣漢韓延壽以微罪見殺修飾宮室宴賞稠繁而金馬碧雞之求至不旋踵反觀前事如出二人雖曰過而能改瑕不掩瑜若比之殷宗周宣不能無可議者且帝起自閭閻之中備悉艱難洞明世故論其始終固當無所改作然而甫及數年操舍已異況後世人主出於宮生內

長居養數移積習易溺苟非學問之明聽納之廣又豈能純德善治久而不變哉

元帝

初元二年

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為庶人時石顯與史高為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

古今治道同體異宜三代以降世不相襲雖孔子之聖猶曰從周不敢反古若夫救弊起廢損益而潤飾

之使合於先王不背時制則庶幾矣苟非明良相值
適會更理之際而輕欲變法易度未有不蒙是古非
今之罪者此曹參魏相所以一遵約束條陳故事意
亦有見也蕭望之當優柔不斷之主戚宦弄權之時
所宜制節謹度動守常法以防他日之變亂猶有懼
乎勿及而乃肆然動導上以古制至以用宦者為武
帝游宴後庭之事將欲盡驅漢法而歸三代之域意
誠美矣此何時也事可遽如許乎遂使石顯史高常

持故事以沮其謀反指望之等為專權誣上是我之所當防彼者今彼反借以防我矣豈不大可笑哉是後元帝頗改孝宣之政毀及祖宗寢廟而無所顧恤得非有以啟之歟

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

大臣之事君道合則同不合則去二者而已蕭望之以經術事孝宣颺歷兩朝周達庶務見幾明决固當不減二疏古者刑不上大夫況以師傅下獄望之於

此所宜高蹈遠引不俟終日執節自固優詔不起則帝必將因是而有所悔悟彼石顯輩顧以耆德尚存亦不敢大肆兇誖是望之一去而兩得不亦可貴哉惟其不明去就偃蹇自負與周堪更生旋進退以及於禍其視明哲保身者遠矣自是顯代弘為中書令羣邪搆結多殺士類敢為變詐以持人主無不當意良由望之之死有以啓之也

建昭二年

下御史中丞陳咸獄兒為城旦

衰亂之世君子常急於去小人小人或不急於去君子何也正者有惡於邪而邪者實欲附正也然君子之待小人公以疎小人之防君子私而密公疎則言動顯著而彼得以為地私密則蹤跡詭秘而此不悟其機此君子所以欲去小人而卒不能去小人欲附君子而終不能安是以古者明哲之士不幸而仕於邪佞之時勢不足為義無可去則必遜言慎動簡事

寡交以求無惡於正無廢其職而待彼之自定如此
猶懼小人之弗戢況可以攻激趣之哉當孝元初政
蕭望之周堪史高皆為遺命大臣義同一體望之等
誠能率德導善相與協和引掖通議而行則高必不
肯自絶於君子而甘為小人之歸惟其傲然自滿援
舉後進與之同事使高充位具員兀如土梗高既孤
陋勢不得不與恭顯等合及其比周既稔邪正已判
猶不悔悟乃欲以文字口舌爭之以致鄭朋反唇相

攻蕭伋服辜逺繫抽關啟鑰示人可投彼邪佞小人焉得不乘虛抵間而誣我以擅權朋黨之罪哉迹其所為譬猶下流塞決反風縱火良由小人預為之地而此不悟其機所以自及於焚溺也是後賈捐之棄市京房之見殺陳咸之髡為城旦使其不與楊興張博朱雲私交妄語顯等雖有宿憾亦何得把其陰重而指以為罪邪不然此一時也貢禹匡衡薛廣德韋玄成亦奏疏累上終帝之世竟無一人詘辱其間

雖不免於後議亦足以見遜言慎動簡事寡交之明驗矣是知君子之處小人當如治癰腫固本調中致令散解不為害而已未可遽施五毒劀殺之術也

竟寧元年

夏封甘延壽為義成侯陳湯爵關内侯

初延壽湯矯制斬郅支匡衡以為不可封劉向以為當封後世論史者或欲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或欲別加任使而需其厚報愚按春秋之法大夫出疆苟

利社稷安國家則顓之又命將詞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郅支前殺谷吉後不奉漢詔又服屬烏孫大宛將有不制之患延壽湯當專利制閫之地興兵誅之罪人斯得可謂有功特以不當矯制耳況臨法又嘗上書自劾猶為輸服昔伋黯矯制發粟内事也武帝不加之罪馮奉世矯制破莎車外事也宣帝薄酬其功延壽湯比汲黯則有功擬奉世則同事元帝與之封爵而殺其食邑賞罰之宜亦可謂兩得矣然奉世本

因持節出使適會其事而假節諭告諸國延壽湯本非節使事出於迫脅而行故綱目則曰𦤎車叛衛侯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於陳湯則曰西域副使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觀其一書叛一不書叛一書制一不書制一書擊破一書襲擊此朱子酬酢世宜斟酌衆論而為輕重予奪故其書法如此若以春秋抑戎捷之旨律之則皆不足取也

成帝

建始三年

丞相樂安侯匡衡有罪免為庶人

初王尊劾衡不及時舉奏石顯無大臣體所言切當衡既默不自安所宜引退乃復貪祿固位不出三年而以簠簋不飭免闇於義利之辯昧於進退之機衡何足以稱學問之士哉

四年

夏四月雨雪復詔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自王崇等封爵後黄霧四塞兩月相承訛言大水日蝕地震隕石及此雨雪皆陰盛陽微外戚專權之象杜欽谷永不肯指陳實事乃反稱忠頌德預為王氏立防障以自託是二人乃陰邪黨惡之徒所以致災變者也顧復從而問之能不矯誣天意哉

河平二年

兩夷相攻以陳立為牂牁太守討平之

武帝時兩粵甌閩未勤職貢不過覊縻使問而已其後自相攻擊事若可緩者帝乃前遣莊助發兵後遣王恢出擊會其散降而罷今烏孫王興鈎町王禹漏卧庡俞親漢所建立擅兵相攻已不能無罪及遣張匡持節和解猶拒命不從刻木像漢吏置道傍射之使當孝武時則必暴師宿將裹糧積糵不至於殲滅斥地不止也陳立以太守行縣出不過時未嘗煩隻輪斗粟之費徒以空言名興立亭下數其罪而斬之

如呼小兒如殺躓兎不免其喘息側足而授首於我由是禹俞之徒皆震恐釋降俄頃之間西夷大定其名甚正其功甚奇即使遇高武之時亦足表著况元成衰弱之際豈不大增威重哉綱目書以陳立為太守所以美其不煩兵書討平之所以予其能遏亂圯閟粤之事而觀之其義自見矣當是時無功而侯如淳于長者不可枚舉顧立獨秩中二千石爵左庶長而已輕出死之功崇不根之賞初漢之所以定天下

者至是盡忘矣雖欲久安得乎

三年

求遺書

初蕭何入秦御府止收圖籍而遺經書至惠帝始除挾書之律文帝繼開獻書之路是孔壁所藏伏生高堂之書漸出然猶未見所謂求也孝武之世惟河間獻王以金帛招求四方所得皆先秦舊書然亦止於一國至是成帝始命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

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向見王氏權位太盛上方嚮用詩書乃作尚書洪範五行傳上之欲以感動帝意帝不能用綱目揭而書之與綏和元年書詔立辟雍同意皆所以幸而惜之也

四年

夏四月詔收丞相樂昌侯商印綬商以憂卒

王鳳殺商之心已非一日初因訛言大水之議固已

慚恨繼因單于拜畏之事尤深忌嫉至此特以請囑不行而決發耳況商數以忠直見稱為上所簡注非商不容於鳳鳳必不容於商正人之與邪人其勢自不兩立況又以盛名而居高位其能免乎惜成帝為天下君受制於外戚不能庇一賢宰輔蓋可嘆也商本以發病嘔血而死綱目特書憂卒所以進君子也

陽朔元年

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

王章之奏舉王鳯與京房之指斥石顯若合符轍雖曰不量淺深以致於死然其所言實發於忠誠切於心膂因帝開心聽納使之盡言而言耳奈何一轉盼之間皆不知其死所說難曰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又曰止之以其所不能止者身危雖非至言其章房之謂也吁元成二君真父子之政矣時衆庶多寃王章杜欽説鳯舉直言極諫此與石顯用貢禹同類自古奸邪用事所以彌縫過惡假公濟私以欺

世固權者大率如此是故聖人無過君子悔過小人飾過飾過者將肆其過者也

鴻嘉三年

王氏五矦有罪詣闕謝赦不誅

余讀史至此而有以得成帝之所以用王氏者矣王氏以列侯之貴憑母后之尊自建始以來盤根錯節穴社依城者十五年矣觀其去王商迫定陶帝已心不能平及王章入奏帝即延問名見劉向極諫帝復

歎息悲傷專權罔上固已洞曉其辜而皆置之不問
矣何獨至是而有此舉哉蓋帝溺志燕游湛於酒色
其心良欲以因循逸豫自便況遭世承平上下和睦
帝雖知其權位太盛猶自托以至親謂其足任吾事
庶幾遺大投艱無復外慮足以遂吾逸樂之私耳獨
不意其引水行舟為山築臺居室服御踰制僭度如
此其甚由是赫然震怒責讓王商悉令名待府舍而
以薄昭之事恐之帝之心豈誠為天下國家哉惡其

竊己之所好而同其逸樂也使帝此舉果出於大公發於積慮則當乘其負斧闔門之時而以王章劉向之言具白太后解其機務厚以賞賜敕遣歸第朝朔望以示優容保全之意則恩義兩全自是可以殺震主之威而無新室之禍矣惟其義不勝欲公不勝私口舌之怒不足以移心腹之好斯須之責不足以懲積漸之愆威福之權日益渙散而漢業之衰於此舉決矣

永始元年

夏四月封趙臨為成陽侯下諫大夫劉輔獄為鬼薪論

王章劉向指斥王鳳罪惡言甚迫切帝初優容聽納竟無一詞責鳳何其仁柔也劉輔諫立趙婕妤意實忠恪帝乃怒激淵衷收繫秘獄何其暴戾也忽社稷之至計重房闈之私謀縱恣睢之大奸罪謇諤之正士威福倒置喜怒失倫所謂病在膏肓恐非藥石所能愈矣

六月立婕好趙氏為皇后

天子立廟所以共承宗廟社稷延世嗣而母天下故必妙選德裔昭舉儀物而納之未有因微行入一歌舞女而遽立以為后者自飛燕入宮昭儀類進瀆亂宮禁穢汚朝章譖逐賢姬讒廢正后帝溺於情慾汩於淫荒恣其所為無不當意及乎緑綈葦篋之事肆行禍水啄燕之謠已應帝之精神氣脉蚤已散斷於元延之初不待傅綺失衣之際而後見也帝竟弗悟

蠱惑流連甘心委置灾變迭見而不知懼綱紀百壞而不知憂載胥及溺不圖其終而其死狀至今不白自昔妺喜妲己褒姒以及漢之呂霍上官女婦之禍君國未有憯於趙氏者陰邪日滋世變相遝遂賄立定陶私妝淳于長使王莽得以為功馴致篡逆其原皆起於此為人君者可不謹其嗜好歟

二年

免關内侯陳湯為庶人徙燉煌賜淳于長爵關内侯

陳湯功臣也以失言而加之罪淳于長罪人也以私意而加之封去爪牙之威養心腹之蠹事勢至此雖天欲扶持而安全之亦末如之何也矣綱目比而書之意蓋有在也

元延四年

大司農谷永免

杜欽谷永所言皆會文切理蔚然成章有益於事史贊所謂可述之文也惜其黨於王氏樹奸誤主存心

不忠與張禹相表裏君子無取焉永視欽奏疏猶多惟切於說鳳獨涼州一章尤為激直然又出於王氏之所指使其視梅福朱雲已不可同堂語況能望王章之蹊徑哉綱目間載其詞所謂不以人廢言也夫惟正義明道其言愷切無遺不以進退利害少有沮抑卒保其身為漢宗老吾於劉向見之矣

哀帝

綏和二年

尊定陶太后傅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封丁明傅宴皆為列侯

凡國家之所以積衰亂而至於敗亡者其患必有所本不先其本而欲扶衰救亂雖有願治之主其道無繇也孝惠之時患在外戚擅權於是有諸呂之變故文帝敎飭竇薄二家不任以政景帝承恭仁之後患在武備不預於是有七國之亂故武帝張皇六師以威四海雖其後不輯自焚民窮財匱而昭宣二君乃

能賑貸困窮矜恤刑罰此皆能救其本是以雖危復安將亂復治也自元帝委政二豎成帝寵任五王漢之國勢泮渙杌棿者垂四十年外戚之患至於今極矣哀帝以親藩繼統初政自躬救亂扶衰為力甚便使其能信孔光之正言斥董宏之阿議傅后雖有請求尤當斷以大義起敬不從后雖不悅茍見其家富貴將亦無復過望矣乃不能謹微慮始依違遷就以私親而加尊號以末屬而受侯封自是戚福浸滛政

權交錯比之前事相去不能以寸顧其初所以罷黜王氏殆若為丁傅掃除地位者遂使元后蓄憤於上賊莽積謀於下一旦政柄復歸果於簒逆若其素有良由哀帝不能均戚顯絶盡收外戚之權一用一舍反有以養其僞望而結於人心者久也

詔劉歆典領五經

初成帝求遺書命劉向校之向卒至是命歆卒父前業歆遂總羣書為七畧以儒者並稱九流又引孔子

禮失求野之言謂可因此以求聖人之道術夫聖人道術載諸六經行之儒者其體用廣博精深無所不具凡天下古今以文字傳者其末雖殊其始未有不假托於儒也譬之大家儒者固其宗主而餘子出其門猶之支庶服役之人輔宗者嘗少而猾主者嘗多今乃與之並列而欲因此以求極致可謂失本末邪正之辯矣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禮失求野意或如此非謂正本不存而反求於邪末也按向初志

於枕中鴻寶苑秘書及鄒衍重道延命之說覲其論
復泰畤陳寶祠事固已惑於虚無神鬼其混視九家
亦久矣子歆世其學而卒前業其後阿附賊莽為之
文飾多言侻倖非望以死宜其𣅀也然史記既以道
家兼儒墨合名法而諸子略乃以雜家當之言論抑
揚亦復相戾所謂是非頗繆於聖人又謂顛倒五經
豈皆有之哉
罷大司馬莽就第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

行莽既罷衆庶歸望何武唐林皆上書勸用喜

傅喜守節不傾可謂賢矣然外戚干政自古深戒不謂其賢不賢也漢自成帝委政母族紀綱淪廢至是丁傅稱尊明晏封爵太后詔避外家帝方罷抑王氏所謂割髮及膚之時喜雖已在顯位獲大行亦當力退以率外戚何武唐林絶宣不能見微察遠同於衆庶乃上書盛稱喜賢而復進用可謂不知務者且喜見嫉於傅后即能獲進事亦無益適足以增莽比類

覬覦之姦萬一中未必異如莽之底蘊晚見則其流害社稷又不知何似而止也故外戚子弟雖有賢名終難預政惜哉孔光能慮改築宮之事而不能正大司馬之舉何武能明於親疎相錯之義而不能謹於傅氏廢興之論光不足言矣何武亦豈閱歷既久而識慮日明者歟

建平元年

新城侯趙欽以罪免徙遼西

春秋之法誅及已死先帝之過雖當隱諱而國嗣之宼不可不白既往之事雖可不咎而將來之防不可不嚴繼體託後之意雖當軫念而姦亂遺孽誠不可復侍帷幄哀帝免欽為庶人徙其家屬而不窮治可謂得矣但以為德趙后而不竟其事猶不可以為訓也

四年

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校尉孫寶為庶人

時帝横賜董賢崇因諫下獄寳爭之而免昔仲子之賵春秋以豫凶譏之哀帝至以東園祕器珠襦玉匣賜賢又為起第此何所為意時賢年方二十帝不知為全其生而欲厚其死可謂不圖之甚豈帝亦自知其不久乎他日埋之獄中求一美槥將不可得帝之愛賢實所以害之也後之佞幸可不戒哉

元壽元年

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漢自蕭何下獄竇嬰棄市其後凡有罪者多自殺王嘉本以忠諫致上怒不肯咀藥及就獄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為罪不食而死庶幾顛沛不移無媿史魚之直視彼縱欲敗度扼險自裁死無以自明生不能決退者相去甚遠可謂能死矣嘉之死實成於孔光不知光聞嘉自罪之言其顏有泚乎

下司隸鮑宣獄髠鉗之

趙廣漢以迫脅魏相而致死鮑宣以摧辱孔光而髠

鉗是故君子居位任職雖分所得為尤必審義而不
倍法則寡悔矣
冬十二月以董賢為大司馬衞將軍帝視賢曰吾欲法
堯禪舜何如
宣帝時蓋寬饒上封事偶引三王官天下之語猶以
此見殺帝無所事事而欲效燕噲詩謬之舉此豈人
情哉意者漢之國運當輟哀帝輕視天下鬼神陰發
其衷以顯示易姓之兆邪其事甚於改元易號著於

石立行籌當時大臣自蕭咸王閎而下更無一人先知疾諫以為變異者可勝嘆哉大抵西漢之統系當以哀帝為既朽而平帝為始斷可也

二年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嗣

大司馬者臣也迎立大事也皆出於太后王莽而在廷公卿百僚宗室疏戚無一人預天下大勢果何在

當是時莽之根蔕有托羽翼已成雖得賢智長君猶將不克而乃迎立幼冲此莽之沈計錮慮所以成簒奪者也豈待孺子嬰而後見哉

以孔光為帝太傅

光見莽權日盛憂懼乞骸骨與大司空彭宣同事莽去宣而徙光者豈真賢光哉習知其為人可奪姑欲假其素望以濟吾事而已夫惟龔勝邴漢接迹彭梅作者七人自古不多見也

孺子嬰

居攝二年

夏四月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按賊莽居攝時漢諸侯王徹戾百官宗室内外疏戚皆䑽溺祿位阿附功德拘制符命靡然聲和影從甘受其罔竟無一人能蚤見豫發者自劉崇雖起兵討莽天下曉然知莽酖殺平帝欲簒劉氏之罪由是豪傑始有離怨之心而莽亦自懼矣蓋崇本宗室義

本世臣動係人望觀其始謀之言固已置死生成敗於度外事雖不成足以倡大義為天下先矣或者乃以不量力為論不知義者也昔魯莊公乾時敗績春秋猶以為榮况崇義之死乎是故論漢之中興當斷自此始

初始三年

匈奴諸部分道入塞

按單于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

宣帝子孫何以得立嗚呼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漢之臣子尚可以聞此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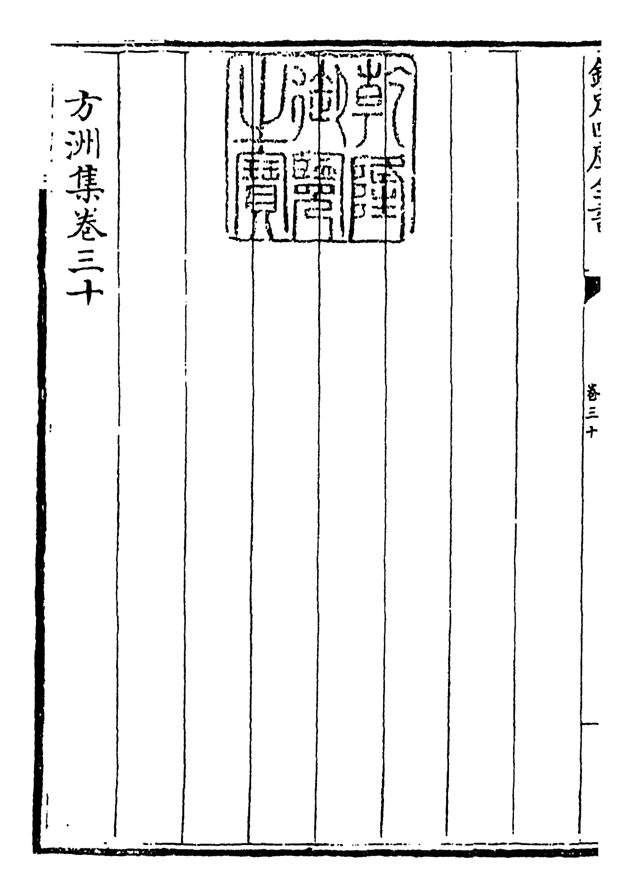
漢𤣥帝

更始元年

六月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下殺王尋

莽自居攝以來制度已定威力已張黨與遍天下財物充府庫卒馬兵甲彌滿中外昆陽之戰至四十二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絶又驅虎豹犀象以助威自秦

漢出師未嘗有也劉秀起自田野疏屬所得惟舂陵子弟八千至騎牛即事後雖收合三兵又皆草竊選愞百不當一自古衆寡不敵强弱不倫未有如昆陽之戰者然莽聞漢兵而懼秀見大敵而勇莽積十八年之力秀舉一歲之勤一戰之間興滅遂決蓋由漢之天命不改人心不移賊莽乘間而攘光武取於既及是以力少功巨徐取疾應豈獨德義度勝其力哉



方洲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洲集卷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曹躍淵

方洲集卷三十一

明 張寧 撰

讀史錄

世祖光武皇帝

建武元年

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自劉縯兄弟舉兵至是才三年而更始尚存或者議

其正位之早以事論之蓋猶惜其遲也夫衆水所歸非其地則溢而為害衆人所向非其人則散而為亂勢不可以中過志不可以強一在定其初而已矣當賊莽據鼎之餘漢廟饗食之後伯叔兄弟首事之際天下以思漢為心豪傑以應漢為事雖有草竊者亦不過假漢以為名當是時也使能行王常之正議過張卬之亂謀因衆向之心而順方來之勢所立者如世祖其人則豪傑順事草竊革心復漢如反掌耳顧

乃貪主懦弱共舉大器而委諸奴隸之才萃爲逋逃之主於是乎士庶失望豪傑解體視伯叔兄弟且不自保況公孫述隗囂之徒其有不蹶張者乎衆志一變大勢隨分由是向之所以思漢者忘於漢所以應漢者貳於漢所以假漢者遂爲漢敵雖以世祖仁明勇略所向成功然猶東征西伐跋閉艱難收其已放合其既離數年而後混一其勞過於易姓創業良由不能蚤正大位而定之於初也然自河北既平之後

耿弇發策之餘時固可矣而猶不聽留時逆衆必待更始決敗而後即真者非特謙重未敢疑亦有西伯望紂之思焉此所以為中興盛主也

二年

以宋弘為大司空弘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不悅名譚譲之譚叩頭謝其後弘因大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其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

按弘事與申屠嘉罪鄧通相似然弘能致帝改容謝過復令譚給事中卒善其後嘉不能使文帝疎遠鄧通竟死於獄蓋文帝得於繼紹優容之意存世祖出自艱難警慎之心勝而况譚之與通其為人大節不同上之所以用之者亦異宜其然也

九月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如生賊遂汚辱呂后屍

自古甚賊亂不道未有發掘山陵而淫穢宮殯者赤

眉之事雖亦無可奈何而怨悼之心修復之令曾不少見及其降也方且賜田宅為郎下詔祠高廟以受其傳國之璽得失輕重其可相酬邪梁温韜發唐諸陵盜其金寶圖籍及歸莊宗郭崇韜猶以謂此刼陵賊罪不可赦五代非漢之繼紹莊宗非唐之子孫貨物非褻體之辱何建武君臣竟無一語省責而樊崇盆子晏然並在遲遲五載始一謁園陵豈不為盛德之歉哉

四年

九月以侯霸為尚書令

王者之兵所以弔民伐罪安暴止亂非以利天下為心故雖仗鉞麾旄之際本原一念未嘗不在於民此世祖所以初用卓茂繼舉侯霸皆表其平日能安民也舉一知百即始見終指事原心可以考論其為民之急撫世之端真有所在先儒胡氏謂光武之興非止一事獨以舉卓茂為能光復舊物享祚長久近於

迂儒滯見非尚論達識昔高帝過魯一祠孔子謂足以興漢漢之興固亦止於此哉

五年

十一月以庾霸為大司徒霸聞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既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當問邪不足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君子之應事接人思既及而後言意有在而後問若

汎然與交漠然與處無所欲聞雖可與言而弗與之言者多矣昔高宗思道之久故命傅說以納誨武王求治之急故訪箕子以彞倫衛靈公有志於戰伐故問孔子以陳梁惠王有志於富强故問孟子以利雖所問不倖固皆志有先定也矦霸夙昔以治郡著稱及為司徒不過明察守正奉公不回而已其辟閔仲叔大欲因其名而欲使之從仕耳非有薦賢尚德之思屈己就問之意宜其勞苦之外無復可語者矣及

仲叔非之而不悔其失辭出而不為之留挍勀而不屑以為事其去也漠然則其來也汎然可見矣今之人卮酒召客不至則敬速之至則謹禮之無故而遽去則主人必不自安殆將有造請而謝過者豈有徵賢聘德而簡忽若是哉視古之吐哺握髪何如也

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

甚哉光武嚴光之事曠古今而一不再者使堯舜時實有巢由其貴下高尚亦未必若是之不相入也天

之生才固有君相之寄才之生世當盡修治之責未有無其故而必不仕者古君子出處視治亂行藏由用舍太公伯夷皆避紂而居海濱聞文王起而歸之甚急堯徵庸而舜來高宗形求而說至皆未嘗一濡滯也光之有諸身者果過於太公伯夷舜說乎光武之禮下於光者其勤猶不如堯高宗文王乎凡君子行則有以正天下居則有以善於其鄉王良不足論矣周黨臥疾杜門然鄉里稱高賊不入境未復著書

自見光之出處行止惟必不從仕而已自少以老在齊在吳曾無一善可紀何哉光武其故人也庾霸其素與也君呼為狂奴而一不咨諏以世務相書以見招而無所推讓如王霸意光之所自知與君相之所以知光者各已審見乎善乎胡致堂之論曰王良友人責良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此言雖為良發其所箴者亦衆致堂蓋推見至隱而有此論可謂闡幽之言矣自是以來人徒見

其聲光氣韻抗厲崇髙相與稱頌慕學矯激流弊卒至漢末黨錮之禍蓋有自始而人不知也故中庸之道不立異以為髙不矯情以干譽義之與比而已矣

八年

潁川盜起九月帝還宮六日自將討平之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髪為白及聞成都降夷述妻子縱兵肆掠怒譴吳漢劉尚曰城降三

日吏民服從一旦何忍行此聞之酸鼻良失斬將弔民之意

嗟夫潁川之寇騷動京師還宮六日而速行成都之衆强借位號暴師一紀而始克使非聖哲之君未有不震怒而殄滅之者世祖拳拳一念之仁始終貫通於其間而彼之凶悖逆亂有不暇顧此即古者典刑止辟而總之以欽哉惟恤之言詰兵除暴而戒之以止齊弗迓之誓使鬻述二豎誠能歸義順正則其茅

土之封世祖必不食言矣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君德也史謂世祖同符於高祖詈述之事殆有過於
韓彭焉

十三年

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其遠方口實薦宗廟者自如舊
制時有獻名馬寶劍者以賜騎士駕鼓車嘗出獵夜還
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不受詔上乃回從中東門入
明日賜惲布百匹貶中東門候為尉

昔旅獒曰四夷咸賓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今曰郡國異味則亦非絶遠難繼之物惟惡於古乃一切拒而不受止仍薦廟之制則其篤務節儉至忘口體所謂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者矣劒無異於肅慎之矢馬不出於大宛之求况二物又世祖平生所藉以成武功彼獻者必自以為投所好乃姑受之而不居以為奇貨則其厭苦兵事樂於治平所謂包以虎皮歸馬放牛以示

不復用兵者矣郅惲之事適與文帝周亞夫細柳棘門相同然夜歸不納利害切身比諸勞軍之舉晦明勞逸事勢不倫乃樂受諫言而又因以賞罰中興盛主豈宣武以下之所能及哉

十九年

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

人君之度莫大於受直言人臣之職莫難於能極諫古人謂君聖則臣直盂水方圓其機實有所係使在

上者誠能假借辭顏優容聽納在下者猶有陽舒陰慘進可退否之憂況加以雷霆山壓刀折斧摧之威孰敢抵觸忌諱遄取滅亡漢世祖寛仁明達精微萬幾有君如此可謂明良相遇矣然韓歆論譏苛切直詣責殺身桓譚論讖記恠誕貶秩道死使鄭興不能以遜詞順旨則亦難乎免矣夫尊位重禄素承禮任如三人者且爾餘能不囊括乎初上東門之事郅惲拒關不入閒詔不受詞氣峻絶若可以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者及帝易后乃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是臣所不敢言夫所謂不得者愛憎親疎之間非謂嫡妾名分可以恣情而任亂也惲又曰願陛下念其可否勿傷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惲之言意蓋在太子也其後自知言不可再事必致然乃反說太子辭位以投世祖之意獨是果郅惲之反側變眩其常志哉向也疎遠而不暇計也今也備嘗而熟於見聞所謂士修於家而壞於天

子之庭不可謂空言矣當是時使帝能假借優容則歆必能洞達民隱以周天下之務譚必能明辯邪正以解萬世之惑興必能詳陳禮樂之原惲必能敷切風化之本則帝於夫婦父子君臣治化各得其全而可以稱純於三代之後惜哉胡致堂言鄭興不能極論是非以解主惑一被詰責遽出遜言是矣至謂立后為誤謂韓歆之死為未足以傷其大全是言也雖可以規成光武之美而不可以矩正萬世之防殆非

至論也

西域復請都護不許

世祖自隴蜀平後一意偃兵息民非有警急要害未甞輕動士馬故凡反側不靖者來則姑受去則弗追擾邊者則招降之欵塞者則容納之内屬者則徙置之雖臧宫馬武欲乘其窮困以行勦滅帝皆優諭不聽其志念所在惟欲柔懷羈縻以輯睦邊境安靖天下惟於莎車鄯善西域諸國自前至今凡三請都護

皆不許詺答以東西南壯自便蓋西域於漢本無損益武帝欲制匈奴斷其右臂始通中國今莎車繕善之來本苦於匈奴之橫斂西域諸國又苦於莎車之侵暴皆非慕義之誠況夷狄相攻諸國之利防護有得則費我財力防護有失則損我威重莫若聽其所之我得不治之正彼有自斃之危是以請之益頻而終不與也向者郡國盜起聚散不常幾無可為計詺許其自相糾擿相斬除罪遂皆解散自是牛馬放牧

不收邑門不閉遼東徼外貊人寇邊祭彤招降併撫納鮮卑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首級乃信耳果如其言持頭詣郡其後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此世祖所以卒不許西域之請豈亦微意所在乎

二十五年

新息侯馬援卒於軍詔收其印綬

援之死事不白實由於梁松凡人子既冠而婚則父

母待以成人之禮松貴為帝壻援雖父友亦當處以儀文使或不賢尤當勉强貌待如後世郭汾陽盧杞之事顧乃傲然使之獨拜牀下是何可為法哉此援不能以禮自防也及武陵之行乃謂杜愔曰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夫老人危鄉甘心死國苟所欲言拜表就道亦無不可而獨咄咄於私談諄語之中竟為松敗此援不能以智自全也援平生筭無遺策料事多奇中不特

長於軍旅至其所自處乃獨不知止節昧於進退口之所言身之所向惟在馬革裹屍得死國事為快方且顧慮子姪遺書戒約媒蘖罪譴實此厲階豈其明於知人黯於知己優於戒人而劣於自戒邪使能早以既老辭行則功名令終君臣義盡雖百梁松竇固何害於援哉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耄耋之嗟凶其馬援之謂矣

顯宗孝明皇帝

永平元年

陵鄉侯梁松下獄死

初馬援語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及援征武陵蠻還書戒從子以杜季良為不可效效而不成陷為輕薄子適季良仇人上書訟其浮薄亂羣惑衆以援所還書為驗松固素與杜季良交結帝因召責松固由是銜援譖毀援幾不保族至是松果以飛書誹

謗下獄死使其閒語見書後即自飭勵改行卒為善
士豈有獄死之禍哉孔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過則勿憚改松何足以知之
七年
以宋均為尚書令初均守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
尤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地之有
鷄豚也今為民害罪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
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

復虎患

世祖時劉昆為江陵令反風滅火虎北渡河帝以問昆昆對曰偶然耳古今以為長者之言今九江虎患以為偶然則事體常更張以為非偶然則功效不相得予意君子之處難事蓋有出於人所不料若冥孚默感者雖由於德化之相應亦由於機事之得宜耳夫天下有募設則工直有常須上有課制則輸辦有定數不特檻穽也為機為網為毒矢甚則設餌絷牲凡

可以制虎者無不為之矣不特城邑也於山於林於澤藪甚則截徑塞隘凡可以扼虎者無不盡之矣如是而虎將何往哉其不至於狂行力噬而肆為暴横不止也況急於募設迫於課制困於制虎之費疲於扼虎之勞所謂殘吏奸貪又從而張其聲勢一以漁獵饕餮於其間其害又有甚於虎者此所以虎不能除而民愈不安也均能去檻穽削課制退奸貪而進忠善德化交孚事幾合節虎之畏人亦猶人之畏虎

拘制既空啖息無害其有不潛竄奔逸散而他之哉本傳載相傳虎東游渡江而去一政令之施轉移呼吸民安患息雖謂均為神明之治非過稱也後世親民之官不惟不能為均之難其於常行易務如賑濟如旌表如薦舉如飲射如勸課農桑如禁捕盜賊如優給貧窮如增置耆老之類其初本以為民而今反為奸禁貪墨科斂之媒以病夫民者不可勝數安得皆宋均其人而與民疏釋哉

八年

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

自古端人正士偶有一言一事之靡常人必指議而竊非之平康之家或雞犬不祥蛇鼠致異則舉室驚惶而虞其變若子背其父夫棄其妻毀冠割髪狂痼顛走而逃其居止則隣里鄉黨必大以為怪相與慰諭而使之反正焉中國自三皇五帝以來綱常治教

禮樂文章周平廣治渾厚精純雖或小有更移大端終無缺失帝當是時方且尊師重傳講明正學儒文之盛卓為漢光不但如一人之端正一家之平康而已穆穆四門平平王道忽有如佛氏者至肆然背父母棄妻子如狂瘤如顛走而逃其所居止且將率天下而同之則婚姻既無生育頓絶不過百年人類都盡彼欲舉中國數千百年之綱常治教禮樂文章而投之於無類則人道絶矣怪變如此非直一言一事

雞犬蛇鼠之異曾無一人一家驚惶指議而相與慰諭使之反正者何哉然則帝之所講學不過儀文章句之末節而不得夫格致誠正之要道宜其施行於家國天下者不能古若彼以師道名世居然在三老五更之地如桓榮者亦無一言救正以解其邪惑使其不明則不足以為士使知而不言則阿諛順從萬古之罪人也論道經邦陳善閉邪之謂何安車撰杖祖割親酳之謂何列爵大賚問疾下車臨喪變服之

謂何而忽大節輕大事如此是何惑哉愚意帝之初心得之傳聞失實必將謂其有奇謀秘法如圖讖可以踵美先朝故決志遣使及其來也時方尚文見其善為宏潤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宗室既或好之而通世一無非之者是以姑且置之以備夷狄之方技耳獨不意其流末之獘能為天下後世之大害乃爾嗟夫涓涓不塞遂成江河熒熒宿火果焚玉石漢廷儒臣如桓榮者不能救之於涓涓熒熒之際後世乃

欲救之於江河汗漫玉石灰燼之餘豈不難哉

十四年

故楚王英自殺

明帝之繼統事實殊倫東海王之廢立本於無罪今讀史至此猶有惜光武之過舉而矜東海王之不幸者況當時宗室羣臣乎雖以世祖功德隆盛泯於無聲而明帝之心亦必有不自安者及初嗣位山陽王荆飛書詐稱郭况語甚親切帝以母弟秘而不發及

從國廣陵猶復不軌至此帝蓋有不可止者矣夫抱宿疾者忌發物積大疑者惑亂言烈火橫流之傍其所焚溺者豈復有類此帝於楚王英所以大獄追逮遍天下死者以千繫者以萬考驗無害設禁錮者餘五百人天子震怒獄吏惶恐諸所連及一切陷入又封告人蘇廣為折姦侯其禍本屬階蓋素所蓄積也使當是時東海王偃蹇尚存郭太后怨憤未死繼是又有淮陽王延之事則帝之褊察惶惑殆有大過於

楚獄者雖有馬后寒朗之勸諫恐亦不能如今日之聽從矣帝在青宮素講尚書是舉於堯舜欽恤五刑罪疑惟輕之意已不能迪知允蹈矣若自近小言之帝方迎佛書至京楚王又先好者何乃忽遺其慈悲不殺之言而又不詆其不足以勸誘人善於此見帝之迎佛出於傳聞其來也姑置之而不甚以為意也

十八年

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壯匈奴戊己校尉關寵車師叛與

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討之

建武中西域諸國求遣子入侍累請都護終不許南單于款塞内附有所請皆許之又為之設領護徙居西河美稷北匈奴求和親初亦不許後以班彪之言因其貢獻答予相當然已明知其欺誑姑欲破懾其機志非誠許之也是故西域閉關邊境晏息北匈奴僅嘗一至五原雲中為南單于擊却二十餘年中國無北方之患者絶西域而撫南單于之效也世祖料

事之明制事之果酬世御物其精達先見如此明帝承平既久志氣盈溢始於耿秉之謀繼有祭肜之遣遂受西域侍子為之置都護設戊己校尉昔日世祖固不許者今皆從之自是北匈奴連入雲中攻戊己校尉西域侍子入甫三年遂與北匈奴合攻都護而圍耿恭矣喪師失將勞心遠略其患沿至章帝之世而不得息者通西域而絶北匈奴之效也史謂明帝動遵建武之制度無所更改何不類若此哉

肅宗孝章皇帝

六年

以廉范為蜀郡太守成都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嚴使儲水百姓以為便而歌之

廉范毀削禁夜作之先令與宋均除削捕虎之課制同世之守令得其人雖制令之不便民者皆可轉而利民不得其人雖制令之便民者皆可變而病民使

徒牽於制令顧己而不顧民之利病豈民父母之心哉故守令之賢否生民之休戚攸係為人上者誠不可不慎用之也

七年

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

太子慶立已四年未聞有過而遽廢易事與世祖若合軌步世祖雖為陰后為之然郭后怨懟有詞太子退讓無已尚可假托猶且遲及三載而後改立其後

郭况親幸日隆沛后始終自豫顧其遲留委曲所謂觀過知仁猶足以見其不忍之心也若章帝之舉一出於竇后讒邪誣陷欲廢慶也則搆殺宋貴人既立肇也則併殺梁貴人而及其父禽獮草薙無復家人之情回視前閑迴若霄壤蓋以章帝與光武不同竇后與陰后有間也嗟夫世變日下君道不脩效德則滋薄襲過則滋深開國垂統之君誠不可以細行不足矜而示子孫以非正也

建初四年

封馬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

光武監王氏之禍始終不任外戚以政甚至遷呂太后進薄太后至以子孫議祖帝豈不達而甘心成過其將以呂后有王産祿之失薄后有不私昭之美所以為後世立防設警口雖不言而意實斯在明帝承統恪遵成憲后妃之家不得封侯預政雖以馬援之功獨屈雲臺之畫虛名猶靳況實器乎是以馬氏之

族終帝世未嘗改官此建武永平所以號為清明之治章帝嗣位未幾即進馬廖等衛尉中郎將已有傾交厚施之漸繼遣馬防出擊燒當羌復有怙恩報怨之非至是乃封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上壊光武防後之規下啓竇后效尤之地使帝惑聽第五倫之言順成馬太后之意則恩禮兩全先後一視豈有他日投書怨誹至於罪免而後已哉顧乃務為含弘剛斷不及而竇憲兄弟自是益無忌憚肆作威福蓋得

於積習覲望而有以持帝意也

八年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竇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帝大怒召憲切責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人嘗言治家難於治國過嚴則傷恩過慈則背禮惟寬而有制使上不傷於恩下不背於禮則家齊而國可治矣漢文帝恭儉仁柔事從簡約而薄昭殺人必

致以死至於竇廣國兄弟不過厚賜田宅家於長安遂成退讓君子光武謹厚寛仁克先要務四親廟自南頓君以下毋黨不聞大有顯擢至於陰郭二族亦不過富貴之而未嘗一預機要卒能保有令終章帝即位以來廪贍饑民勸農理獄以上林池籞賦與貧民還坐事徙者四百餘家省冰紈方空縠罷治虖沱石臼河禁治獄慘酷戒俗吏矯飾除禁錮令賜胎養教之類史不絶書世不屢見無一非惠愛元元之政

而獨不能行於馬竇之門其罪始於萌孽積至拱把養之以至合抱雖有第五倫鄭弘周紆切直之諫皆不省覽而又加之以罪及沁水園事神昭鬼奪將不可解而又見阻於后為劉氏者則屢言而忤主為竇氏者則一言而回天廖則去而復留憲雖廢而復立皆由章帝與明帝苛切一切務於優容政事之美不足以掩閨閫之惡長厚之風不足以伉悖戾之氣無制之恭仁寬厚不足以躋文帝光武之忠正幸而輔

弼有人中外無釁明帝之家法未遐和帝之智斷接近不然則竇氏之禍於國家去賊莽特尺寸耳史謂東漢之祚實衰於章帝信哉

章和二年

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為車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

中國之處夷狄順而歸附則柔撫之逆而侵暴則擊卻之二者皆非所欲不得已而應之耳使其逆順不

形則嚴士馬利弓矢築亭障堅城壁謹避之而已矣此單于自明帝末一嘗與西域攻沒都護之後歲以乞和為事無擾於邊元和初為南單于侵掠常詔令還其生口今未踰五年彼方連步來降未聞復為邊患乃欲乘其衰耗聽南單于之計無故興師出擊似非王者處夷狄之道也夫詐綦乃夷狄之本情信義實華夏之常道接戰乃壯方之長技拒守為中國之善策夷狄相攻乃天下之利為敵助勢非兵家所宜

今背信義而效彼之詐暴舍善策而投彼之長技忽大利而犯兵忌無非欲為竇憲徼不測之功而逃必死之命也借彼此舉不遺一鏃盡滅匈奴已非帝王盛事況當盛夏驅無罪之衆而救有罪之賊臣哉非竇太后末之前聞也

方洲集卷三十一

方洲集卷三十二

明 張寧 撰

讀史錄

和帝

永初四年

立北匈奴於除鞬為單于

光武之世南單于款塞内附非誠於愛戴畏北部而

欲憑藉此威也北單于屢乞和親非樂於依隨防南部而欲分撓其勢也光武於南則厚撫之所以固結其心使為北部捍扼於北部則羈縻之所以牽制其力使為南部抗衡內外相制動止相持彼此自相攻擊積四十年西北邊關不閉有長驅大入之擾方是時臧宮請因其分爭疲獘欲盡滅之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雖皇太子問及兵事猶曰非爾所知則光武之弘謀遠慮無復有前知審見可與

相若若白是南部曰盛北部曰衰而今南部遂欲乘其耗散破北爲南實憲等急於自利不顧可否而以盛者興師天忘其惡偶有成功憲自以爲不世之績而不知光武之初意必不在是也方其未行使因袁安任隗尹睦之議命於除鞬歸北以領降人允合事機乃聽憲陰謀復立爲北單于所謂失信所養建立無功百蠻難復保誓急則合力緩則自防施捍扼之心撤抗衡之勢是憲等一舉而三世防邊制虜之規

盡壞矣自此北部旋畔南部攜離南北互相脅叛直至孝安永初之年邊患不息其後雖復一暫聾降而其信畏之心終不如建武永平之際矣

元興元年

冬十二月帝崩

治天下者愛惡不偏於所向親疎不昧於所施然後可以言君道也竇憲以謀逆伏誅宜無遺類和帝一聞竇瓌忠善即從貸宥梁貴人死狀既白竇太后宜

有貶削和帝推引恩義不忍復議乃追尊母為恭懷
皇太后改塟西陵自是宗室罪絶者悉復屬籍梁王
暢有罪止從寛典獨於清河王慶賜予優渥恩義滋
渙而諸弟分封並始終無間此其愛惡不偏親疎有
等本於身心而達於天下無非仁義之流行矣考諸
紀傳其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詔為貧民顧牛犁者一
勸民蓄蔬以助五穀之食者一令過所實稟流民者
二貸民種糧者三賜鰥寡孤獨粟者三賜民粟帛錢

布者四減放輸作刑徒者五除減田租芻槀者六聽民得採取官陂池園林者六賑貸不收者七自古史籍所載未有優恤元元甚於饑渴如此其至者豈不忍人之政固自有本乎愚嘗就事論之其不貶削竇太后過於光武其尊蓬梁貴人過於肅宗其克清内難不露幾微不動聲色過於昭帝當時登用忠貞繼興勲舊講明典紀降附戎夷雖禮樂未章而政治均一又庶幾文景之際胡致堂謂前史未之發揚豈非

缺典其指蓋亦廣矣若使天壽平格則其不得已而為如鄭衆之事必有樽節裁定之制奈何世祚不遐遂開大釁豈東漢之盛衰治亂亦已定數乎

殤帝

延平元年

太后迎清河王祐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后初臨朝即進用名臣封平原王遣清河王就國皆合機要又能罷祀官不在典者減用度遣宫人實覈

傷旱除其田租檢勅鄧氏賔客其務崇惇實克先身家隱然可見自其已然者論之臨朝之政真可即己自其未然時論之則其留祐并耿姬不行之處亦非馬賣之所能及而乃貪戀大位以致隂陽失和乖異迭見及死而猶不悟視其初之恭肅謙讓動有法度者何在哉

安帝

永初元年

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司空勤
古者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漢制三公天子御座則
起在輿則下拜三公則天子臨軒百僚會卿贊拜御
史授印綬三公讓而後受拜命嚴重非若庶官可以
輕為廢置者建武之後事歸臺閣三公備員安帝時
鄧后臨朝權移外戚或出近幸選舉誅賞庶務皆由
三府尚書防等自當審進退慮事勢不可則力辭見
可則力往或明爭顯諫或潛移默感或開陳利害禍

福直請太后歸政於帝則權威不僭政務有歸吾責庶亦少盡如此者至再至三而必不可行焉然後奉身求退以避賢路萬一因此而有悔悟之心猶足以為善也顧乃旅進旅退患得患失馴致陰陽失度水旱相仍災害並臻夷夏不靖迫於策讓免斥而後已遂使古者經綸變理之任壞自今始彼雖謀事不成猶賢乎己防勤二子豈非周章之罪人乎是何異於為人任芻牧而不一見牛羊至於祭享不備則泯然

受責而無片言可諉是果可以處師傅之任者哉

二年

徵鄧騭為大將軍騭辟弘農楊震累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

胡致堂論楊震不能審義而易進不能知難而早退以及於斃此確然之論使震猶在亦無可隱諱者至舉其對王密却金之言謂天地本一不可以為二天地無血氣心思不可以為知因是以震為燭理未明

致堂此言幾於好辯而以辭害意者焉夫天地固不可離為二物然亦有上下之分儒者所謂天尊地卑天覆地載高明配天博厚配地仰觀天象俯察地法未嘗不對言而偶舉又謂天視天聽天顧天授天命天討知我者其天亦豈真有耳目手足言令心思其對越監臨無非主乎人而言之也自古舉詞成經出聲為律惟聖人為然顏曾思孟而下已不能爾後世師模之士在朝廷則言切法制講經史則語會理義

至於處鄉黨對家人其問答酬酢不過循序應俗語不違正而已豈能一無過舉哉震意特欲峻却王密是以指天呼地以明幽暗之不可欺非專為密論說三才而引喻失義也今乃舍其所繇以卒然之言筆指為燭理不明而謂其仕途牴牾皆職此之故無乃求人已甚乎本傳改地為神又不知何為也

四年

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以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羣

盜

虞詡勸張禹綱羅涼士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答其勤能內以防其邪計此以恩致力處置得宜即光武優待南匈奴之遺意故不嚴而固及詡為朝歌長設三科募壯士百餘人貰其罪以誘致羣賊此因罪致功權變合節即光武詔許郡國盜相斬除罪之遺法故不陳而解觀詡之所以制涼則知詡之所以平賊各有成筭矣他日詡為武都太守與羌胡相

待能以寡擊衆以弱破強奇正迭施攻守異用卒以勝敵安民卓有古名將風略孰謂軍旅末之學為儒者通病哉

元初三年

初聽大臣行三年喪

三年之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自漢文帝短喪後皆踵而行之至不許公卿二千石刺史行三年之喪是不能為孝而欲率天下以非孝也安帝初改

此令可謂盛舉惜乎纔及五載遽有復禮之失是後改復不常終無一定實由世變風移沿於簡便忽終忘遠輕死重生皆起於建極之地也夫君相臣民之表儀朝廷四海之瞻望古先哲王之率天下者何在仁人孝子之報其親者何有而可以常事處之哉嘗考宋嘉祐八年英宗欲行亮陰之事其後富弼率不肯從起復之詔淳熙十四年孝宗欲改易月之制其後王懐累有奪情之辭近時為大臣首相者以起復

為榮以終制為病一閒留行輒忘大戚雖有仁君孝治不復感愧而反罪斥其議已者此殆鄧騭之罪人也是可尚論其餘哉

五年

鄧遵募羌殺狼莫封遵為武鄉侯徵任尚棄市

此與肅宗時徵馬防還下耿恭獄免其官同然恭與防同事而見忤尚與遵異事而致爭故其書法雖殊而其責防遵之罪則一也恭得不死而防車騎之命

綏尚非過當而遵爵土之封急其輕重是非猶有彼善於此者嗟夫衰亂相襲戚宦弄權所謂非常之變不可言也而暇論馬鄧之優劣哉

永寧元年

免越騎校尉鄧康官遣就國

太后慮貴戚之家面牆術學不識臧否禍敗之所從來故開邸第教宗王及鄧氏子弟讀書躬自監試顧乃貪戀大位不肯復辟恣鄧遵等瀆亂王章樹植私

黨夫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凡后之所以慮後世
傾覆凶危不欲其子弟為者皆身自為之而欲以經
書之言為教可謂知本乎借使教之而從成材如鄧
康之忠諫亦鄧氏之佳子弟矣乃不能必聽其言發
威盛怒斥遣就國而又絶其屬籍邸第蒙養之子將
以康為法乎將以康為戒乎人亦有言責人則明恕
己則昏果然

建光元年

皇太后鄧氏崩

鄧太后自臨朝以來首尾歷十四年水旱相仍災異迭出羌夷外擾盜賊内滋推厥咎徵實係王省后每聞饑荒憂惶達旦及根切諫乃不明加顯戮以縑囊撲殺殿中則其怒懼愧赧而欲閉藏之情見矣其後鄧康數上書諫后雖盛怒止從遣絶蓋亦知其親愛無他特欲示警以威衆人耳使當時公卿大臣能納約輸誠推康親愛因勸緩康之罪而伸反正之言所

謂陵既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后素曾知義又有恐懼愧赧之心未必剛厲殘忍如吕太后也豈有不從乎惜乎屈於積威戒於覆轍俯身結舌如轅車伏馬無一人敢和康之遺嚮后必以為廷無異言則彼皆謗訕肆然自是日後一日寇賊雨水也則策免三公民饑相食也則入粟賣爵內外有警則命將出兵郡國流離則貰貸節減信哉其有為民之政矣然去宮闈而自出錄囚因母服而留止外第徇

鄧遵而刑賞失中凡其與天相通而可以當天心之仁愛者未嘗一念切及盤據大位嗣君年已三十猶未復辟以虛位之君而任具位之臣使復數年而太后不死則其變故又將有不如史傳之所載者矣

以薛包為侍中不拜帝聞包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肅宗元和中詔賜毛義鄭均米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加賜牛酒所謂加禮如毛義也按此三人皆敦行

孝弟孚信鄉邦庶幾古者載采之士夫周於德者必

優於才才德具於身雖聖賢未有不待用者今詔命

薦加恩禮益茂何乃暫出而輒隱一至而遄歸望望

然而不肯屑就是豈皆高尚其事而以功名不足累

心者哉彼誠見世道陵夷邪僻在位為士者輕進而

重退用士者貴取而賤施與其失義而悔於終孰若

審義而謹於始是後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其言曰

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才德之士所

見畧同如此然則為人君者懸爵位端禮幣以待天下之賢才竟不能一致其用以熙庶績徒使其垂聲振耀於窮鄉僻野世道之否不已多時乎

順帝

永建元年

遣孫程等十九侯就國

濟陰之立大政也三公不能預知而一出於内侍虞詡之獄大枉也三公首為劾奏而卒解於内侍是朝

廷天下之公正本係於三公者皆因迹於孫程以為樹功市恩之具則其威權日盛聲利日隆雖欲節制而抑損之殆亦無以措其釁隙者今乃自以懐表上殿爭功坐免徙封遠縣就國促期發遣既足以報其功勤又得以分散自保為三公者直須付之不言聽其有濟而已乃因周舉為之表諫復故爵土後雖不輯誰執為詞此其於事之大小人之正邪國之要重機宜一皆懵然無别而惟俯首聽令於他人安在其

為三公也衰亂有階妄庸在位漢之不競豈待至此

而後決哉

二年

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胡致堂謂張楷之誚李

固之評司馬氏之論皆未知英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尚論其

世英之隱不講學授徒既無以考其學行其見也帝

雖延問得失又無以考其言詞能知其素藴實得非

同時目見者則無所徵信張楷責英曰享受爵祿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據李固議英曰雖無大異言行亦無所缺而謗毀布流若所謂依世自善無他長者史氏因是記其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司馬公折衷羣言而以清修之士第之可謂尚論其世當無疑也若欲盡非前聞味想音迹之似是而謂兩漢隱士未有若英者不幾乎捨近實而從浮遠乎或曰毀疾之言常生於類英不事言論風旨故增玆多口耳

然汝南黄憲與英同為布衣亦無言論風旨其稱重之人如黄龔袁閎荀淑陳蕃戴良周舉郭泰皆一時名達無不心服口道而無一詞毀嫉如英何哉若以三人為不知英而欲褒英為有道則是數人亦可謂不知憲而當貶憲為無道矣其可乎

陽嘉元年

立貴人梁氏為皇后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定僕射胡廣等諫曰恃神任筮不

必當賢就値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帝從之

順帝欲探籌立后非禮之正胡廣諫諭可謂善矣但所言未盡古義將不可則昔者先王立卜筮之法所以決疑慮定吉凶以成天下之務非若後世藏鬮覆射者比故春秋傳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又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皆先盡人道而歸重於天使廣能舉此以告順帝既足以正探籌之謬又足以勉聽天之

誠彼四人者亦將各知所重而足以消絶其驕恣覬覦之私焉何乃棄此不務而欲其終決於貌則凡容色詞氣之清揚威儀態度之柔曼者皆可以勝夫年德長盛者矣自古人君牽制於衽道以至賤凌貴庶奪嫡甚則瀆亂宫闈播蕩家國者皆從此出順帝元服僅三載而貴人有寵者已及數人狎昵纏綿至不能建擇自是而戒警恐懾之猶慮不及尚可以從臾哉廣真失斯言矣

永和元年

以梁冀為河南尹

昔竇憲刺殺都鄉侯暢而歸罪於暢弟初無宿怨蹤跡甚秘尚書韓棱即以為賊在京師何敞因獨奏案之竟得其辜而暢弟不及梁冀居職遊逸縱暴商客呂放以告於商而商讓之人所共知者及冀殺放而推疑於放仇怨捕滅其宗親賔客百餘人恣其殘横終無一人敢為疑議此可以見王室衰微外戚放濫

怙終者日盛於前而讞詳者日損於昔冀卒敢於弑逆而無所忌憚豈非其故技者以引之哉

三年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舉馮直應詔舉知直嘗坐贓罪因劾奏雄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升諸公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

也

中世為仕者思莫在公各以其黨薦人者常有以望於人薦於人者常欲以報於人彼此相善而不知其惡彼此相愛而不知所惡旋相倚庇互為比周間有不昧是非亦惟付之不言無復能明争顯諫於恩交之地者雖以楊震李固之賢猶不能忘情於鄧隲梁商況下此者乎今觀左雄周舉初相詰難若不相容言意一伸了無留蓄雄不以為慫舉不以為慙和而

不同究然古者官師相規之意豈直韓厥一暫偶致之比哉此二公所以雖處衰亂之世各能以功名保終真可為後世舉賢報德之法也

漢安元年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初綱分行州郡埋輪於頟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梁冀兄弟

冀因廣陽多盜以綱為守蓋中傷之也使綱不量時度義使氣任勇如埋輪時盜必不弭身且致斃無何

單車叩壘遽令十餘年劇賊隨時降解綱果何術哉其意以為良民之所以致此者由於政亂亂政之本由於朝廷梁冀等擅權播惡下不聊生是以賊之言曰荒裔之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耳綱以預知其然所以從容閑雅罷遣吏兵分散部回為之區畫引掖如拯溺救焚此即不問狐狸之本意也盜豈不懐服者哉後世任官者稍聞民之弗輯不能原情反己輒相與窮追掩捕而後自以為功其視綱之既死而所

化之賊猶爲之制服成墳者葢亦自省焉

二年

增孝廉爲四科

漢初所謂孝廉自是兩事後乃合爲一科士必有實行著於鄉黨而後得舉故郡計二十萬口纔及一人其務本敦材猶有周人賓賢之意陽嘉中因左雄之言始限年察舉諸生試家法文史課牋奏已非設科之本制故張衡有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皆先

孝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逐末其言良是也至是黄瓊奏增孝悌及能從政通為四科猶為紏駁夫既名為孝廉其目又有孝悌則始所謂孝廉者既無取用而餘三科皆不得為孝廉矣前所云家法箋奏皆將取以從政而今又别立從政之目則彼皆若無所施矣然則漢之孝廉由二而合為一自一而分為二自二而分為四始以行義而更為藝術始惟舉任而

流於策試所謂孝廉之科不過懸空名而無實事矣然猶幸其初建置之重中間舉黜之嚴故其得人之盛終有過於賢良文學也

建康元年

帝崩太子炳即位

順帝出自險阻返正大位十八年間雖無奮功勵世之材亦無絶天過衆之惡觀其初復朝太后尊任許敬登庸俊乂徵聘賢良聽納直言興起太學開科定

試減膳還珠未嘗因暴怒而輕殺一人未嘗事遊逸而忽廢庶政衰亂時君亦可謂難能者矣所可太息者初因肇迹而封内侍繼以同事而封宋娥終以椒房之親而牽制於梁商之父子良由其含容有餘剛斷不足以變友之柔而施於强梗之世之所致也使帝當孫程等免遣梁商還封阿母歸舍諸常侍叩頭謝罪之際奮然分背放逐無所回互則天變時消民生日靖帝之為帝將無愧於章和之間矣惟其敬不

勝怠愛不克威優逸因循之私不足以制奸宄悖厲之漸末年命令政治之主名雖出於中朝而誅賞廢置之實柄皆移於梁冀以至國統多虞廢立由己兩漢之治因不可復振史論謂順朝儆僻之多蓋亦推本於安帝也

冲帝

永嘉元年

歷陽盜華孟稱帝滕撫進擊張嬰及孟皆破斬之東南

惡平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為宦官所惡論功當封太尉

胡廣承旨奏黜之遂卒於家

安帝時虞詡初以朝歌長平縣境羣盜繼以武都守

擊破羌夷然性剛正屢以正義直道得罪戚宦其事

適與滕撫類然詡九見譴考三遭刑罰終獲救免其

後功在朝廷者甚衆撫方及向用將戮力王家一為

權宦所惡輒擯棄不復老死草野是誰之過哉夫亂

莫大於僣命功莫重於定亂才莫難於方直華馬二

賊皆稱帝叛逆撫以九江一都尉不及朞而盡平之視詡蓋有過之使能久於任用則其所成詡將不得專美者胡廣乃以權官之故忘其功不報棄其才不惜罔然承旨奏黜而卒於家廣雖名為三公殆一孫程之不如也鑑吾侯之事況望其能與李固同心而不懾憚於梁冀哉史論其庸庸飾䒷據正或撓信夫

桓帝

建和元年

下李固杜喬獄殺之

李固杜喬可謂忠矣獨惜其去就生死之際猶失於明當耳夫大臣之於君道合則留不合則去其幾所謂不俟終日者也是故言必從諫必納上有弘濟艱難之托下有同力夾輔之人國雖危亡義不可去二公自安漢以後朝政日紊世事多虞內迫於太后賊冀之横肆外敗於胡廣趙戒之柔佞號令不出於君誅賞不由於法廢置大事不可得而與謀弑逆大故

不可得而必討二公僅以名位自居不過具數備官直可以有無者特未行於迫逐耳顧猶不去以至於罔極幾覆絶其宗豈非見事不明而失去就之宜乎使此死能用於孝質被弑之日因帝食餅之言發冀欲吐之語叩請太后糾率百僚檄告天下推舉尚食常侍之人決於必得罪人以盡春秋討賊之義事雖無成不幸而死猶足以暴白於天下後世顧惟伏屍號哭泯焉無為冀因是空視稔惡益敢為甚焉之事

二公不死於君不死於國不死於討賊定策之事而枉死於賊臣梁冀之手臨危不悟尚欲以口舌爭又自獄中遺書以責廣戒豈非其處死不當乎若論為人剛方正直至死不變其忠至矣先儒因固責樊英故語乃謂英未有所失而固亦何所得蓋幾於成敗論人也

元嘉元年

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羣臣朝賀冀帶劍

入省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奪劔冀跪謝即劾奏請廷尉論罪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

自冀擅權弒逆威行中外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司隷百職無一人敢公劾顯訟其過惡張陵叱奪其劔致冀跪謝亦可謂鳳鳴朝陽者矣使當時之臣皆蚤能辯此則冀亦將折懾而不敢大肆悖亂若是況元會之日彼以弒逆凶邪帶劔入省其情蓋亦叵測不可謂為毫芒小罪而不加察是時冀弟不疑以舉主讓陵

陵因正對事與周舉答左雄略相似然雄聞舉言即
恱謝己過不疑惟有愧色蓋舉陵同類而雄不疑異
情也
詔加大將軍冀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
梁冀之惡貫盈滔濫凡其功之大皆其罪之深者也
况弑逆一事人得而誅今不收沒其田里反增封四
縣不汚瀦其宮宅反賜以甲第不孥戮其妻子寘以
大憝重辟乃反待以殊禮功罪不明賞罰倒置皆由

冀之兇威虐焰薰炙不惟能鉗制人口舌聾聾人耳目日銷月鑠則將併人之禮義廉恥移奪泮渙而積以成獘矣是以稱其勲德比周公不得已而下比於蕭何鄧禹霍光是欲援狗彘而儕諸騶驎何其非類之甚三公尚耳況其下者乎猶幸太后已死冀族日縱又有李膺陳蕃張陵諸君子參錯在位足以銷阻其奸不然使冀少有邪慧之才匿情招譽而又卵翼之以胡廣韓縯等之諛隨則哀平之事將復生於其

時矣豈止跋扈而已哉

方洲集卷三十二